

思旋天地
思旋

9・7港工商慶賀祖國68周年

夏去秋來，又到秋天收割時。成立了十二年的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第五屆會董會新員就職禮暨慶祝祖國六十八周年生日，將會於九月七日晚上假座尖沙咀洲際酒店舉行。

雲集了來自香港工業、商業以及專業界的精英，在十二年前由芬姐創辦。當時正是香港回歸祖國不久，各界人士都希望組織起來，期待提升各自的專業地位。十二年風雨兼程的道路，經歷了香港社會的風風雨雨，幸而該會同人團結互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獲得了中聯辦及香港特區政府等官員及社會各界的支持指導，口碑甚佳。

時至今日，芬姐蟬聯主席至今，她最擅提攜後輩，成立以來人才輩出，努力奮進，在全港性的大型活動中取得輝煌成就，也贏得各界的點讚。該會在此成立十二年之時出版特刊，將所有精彩時刻故事以及圖像記錄在特刊上，作為大家美好的回憶。

其實，九月七日的慶典是由下午四時開始，芬姐特別邀請到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王焱俠副局長、港交所上市發行服務部高級副總裁鍾創新，以及澳門金融學會管理委員會劉錦劉顧問等任主講嘉賓，舉辦「探討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共求商機」論壇。

該論壇目的是通過演講嘉賓的真知灼見及精闢演講，令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同人及來賓，或透過各位媒體朋友妙筆生花的介紹，更多地了解「粵

港澳大灣區」的策略，三地各展所長，各取所需，共贏創輝煌的新機遇。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藉此機會祝賀仕途暢通，步步高陞的官員：包括榮升中聯辦副主任的何靖、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還有年前升任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的謝小華等等，為該會盛典作主禮嘉賓。當然，作主禮嘉賓的還有該會老朋友，廉政公署白蠟六專員、中聯辦協調部部长沈冲及社會工作部部长楊茂等等，星光熠熠，該會同人深感榮幸。

該會在本年的六月十八日假會展大會堂舉行了「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經典文藝大匯演」，該活動曾由奇妙電視台錄播並獲得相當成功及讚許的聲音不絕。

是次經典大匯演以及九月七日舉行之「探討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共求商機」論壇，皆由立橋金融集團董事長許楚家、行政總裁詹美清（詹女士為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冠名贊助。而當日經典大匯演中二十多個精彩經典歌舞文藝節目，由本港各大社團及學校共同參與演出，令該會的芬姐以及所有首長等感恩不已。

因此，在該會成立十二周年的晚上，設慶功宴以慰勞大家，並將會在現場播放慶典大匯演的全場節目。晚會開始將唱國歌，現時正審議《國歌法》，大家要關注並遵守之。

是晚芬姐將致送賀匾，祝賀該會首席會長戴德豐博士榮獲大紫荊勳章。

方寸不亂
方芳

小心「善意提醒」

手機網絡的方便，人人都可以是記者和編輯，隨意傳送拍片、剪片和文字。連續兩個颱風，收到不少互相傳送的颱風破壞力的片段，有天降「流星錘」，也有驚濤拍岸水淹三樓，更有司機救車被壓死，幕幕驚心。大家都為不幸事件難過。

其中在群組收到一段影片，背包女士在亂七八槽的電線桿街道，涉水誤踏無蓋坑渠口，被大水沖去，很是驚心，傳來影片也附上的說明：「內地很多時水浸，都會撬開渠蓋等水流走，很多人不知道行過，就跌下去被水沖入渠內，多數救不到，好恐怖。返內地玩，如有水浸，一定要好小心。」很多人收到片段，第一時間便向至親友好發佈，作為善意的提醒。

群組中另一位朋友，馬上發來同樣影片的完整版，原來沒被剪掉的後段還有下文，墮渠的女士沖出路面後被救回了。心水清的朋友分析影片的現場環境，公共汽車右軋左車門，顯然事發地點不是內地。本來只有38秒的短片，已經很短，為什麼還要刪剪成9秒更短呢？你可以說，剪片人是為了聚焦「誤墮渠口」，以便提醒他人。但剪片的人一定是看完全片才予刪剪，明明知道誤墮渠口的女士已被救回，但為什麼要刪去這一情節，還加以說明是發生在內地，又多數「救唔返」？為什麼把落後、不幸事情的矛頭指向內地？令人想到是刻意誤導。

好像有一張蓋有「香港獨立」字樣的鈔票圖片，兩年前已在手機傳來傳去，附上說明「小心這鈔票，過內地海關會被公安拘留」。斗大的字，盲的都能看見，誰會當真紙銀放錢包？以「善意提醒」包裝，宣揚「港獨」為實。

對於那些所謂「善意提醒」的影片，有時候真要多想一下，免得給人利用了。

百家廊

山林

燕子呢喃，春暖花開；秋蟲呢囀，夜靜月好。立秋的第二天，院裡的蟋蟀開始活躍起來。就在昨晚，有一隻蟋蟀闖入我家的櫥櫃底下，吱吱吱叫個不停。老公吵得睡不安穩，拿起殺蟲劑直奔廚房。我大聲制止，告訴他家裡有蟋蟀是吉祥事，不可以傷害牠。老公雖然半信半疑，我的話他還是聽進去了，嘟囔了幾句，就半夢半醒地睡着了。我來了興致，循着聲源進了廚房。想來這蟋蟀是聽覺發達的，有了動靜，歌聲戛然而止，等我離開，牠立刻恢復了歌囀。

《詩經·邠風》裡記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今正是八月將半，蟋蟀已經入戶，不久的將來，蟋蟀們會入我床下嗎？古人有「蟋蟀傍枕響」的詩句，既然響聲離着枕頭不遠，想必也是在床底下唱歌的蟋蟀吧！蟋蟀的鳴叫，對於普通人來說是噪音，對於文人，那就是音樂。魯迅先生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寫道：「油蛉在這裡低唱，蟋蟀們在這裡彈琴……」童真童趣，躍然紙上。百草園中的蟋蟀是會彈琴的，經過書本的傳播，也算是四海皆知。

古代的學者喜歡把蟋蟀稱為「蛩」，因秋深的時候，鳴叫愈演愈烈，也叫「寒蛩」。寒蛩的叫聲很有威力，能驚回將軍的千里夢，曾導致岳飛三更起夜，獨自繞階行。北宋詩人張耒把蟋蟀的叫聲，寫成「寒蛩振翼聲騷騷」，今人解釋「騷騷」之意，只說是象聲詞，我卻以為另有所指。雄蟋蟀的叫聲，絕大多數是為了發出求偶的信號，而不是隨意瞎哼哼。我們聽到的蟋蟀歌聲，很可能是沾了母蟋蟀的光。所以說，蟋蟀的聲騷騷，也可以解釋為是一種騷情的行為。所謂振翼，說的是蟋蟀的歌唱不是因為它有一副金嗓子，牠的音源來自翅膀，只有左右翼互搏，才會發出嘹亮的語言來。

動物學家法布爾寫過一篇《昆蟲記》，其中一篇《蟋蟀的住宅》，描繪得相當出彩。蟋蟀很勤勞，對於自己的住宅不將就。牠不會隨便找個地方鑽進去苟且偷生。牠精心選址，直到找到排水良好、陽光溫暖的地段，才肯伸出前後足，辛辛苦苦打造巢穴。蟋蟀力量薄弱，牠貴在堅持，牠知道有志者事竟成。住進巢穴之後，牠還在不斷裝修蝸居，使內壁光滑，讓自

琴台客棧
伍采采

由於證件原因，今年的香港書展我未去成，沒能參與幾乎每年都會前往享受的精神盛宴。當然，也因此避過了書展期間的暴風雨。

前些日上海國際書展開幕，我終於抽空趕了過去，歡歡喜喜地參與其中。不知道是暴風雨與今年的書展有緣，還是我玩美地自戀着應了那句「貴人出門多風雨」，準備從上海飛回來的當天，又趕上13號颱風「天鴿」到達粵地，使得回來的航班足足晚了七個小時，將近天亮才得以回到家中。

13號颱風才走沒幾天，14號颱風「帕卡」接踵而來。狂風暴雨中迎來了今年的七夕節，這一來，網上網下一片熱鬧，網友們戲稱「天鴿」還沒有飛遠，「帕卡」就緊跟着，七夕節連颱風都湊成「1314」成雙成對地騷惡愛，讓「單身狗」情何以堪？七夕節原本不是情人節，但很早就被現代人過成了情人節。毫無例外的，和其他的情人節一樣，網上關於「情人」的調侃段子又不斷被端出來炒冷飯，也有些人半真半假地開着玩笑說「找情人有風

（星馬行完結篇）

書蘭語
廖書蘭

雖然在香港回歸的場景上，大家都忽略了新界，在香港現代化進程中，大家也忽略了新界原居民的貢獻，如今這一群歷史的主角，還在為香港的土地耕耘。

回顧新界鄉議局91年來，一向都得到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重視。嚴格來說，新界鄉議局是個在夾縫中求存的機構。環境造就了它堅韌的生命力。

新界鄉議局是政府的法定諮詢機構，雖然沒有實權，但是政府採納民意的新界議會。令人遺憾的，社會普遍認為新界鄉議局是一個內部封閉的議會，但事實不然；我們可以從三點看出政府是如何重視新界鄉議局。第一，一貫以來，每年民政事務局春節酒會，鄉議局的位置都是被安排在頭排（特首在台上祝完酒之後，第一個互相拜年的機構）。第二，行政、立法兩會，皆有鄉議局代表的席位。第三，政府多個委員會邀請鄉議局成員加入。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界新市鎮的發展，直至今日新界仍然是潛力雄厚；第一，配合國家計劃，粵港澳緊密聯繫發展大灣區。第二，新界北，元朗、屯門的發展。第三，河套、禁區開發。基於這三大方向，由此可見，新界鄉議局的重要性，仍然舉足輕重。

在這些背景下，新界即將再次進入新的開發時代，筆者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新界傳統文化如何保留並永續發展？第二，如何把新界禁區的開發，不落入城市發展的俗套？換句話說，在二十一世紀初，面對新形勢的

被忽略的香港主角

新市鎮開發，有什麼什麼積極的意義？既可以保留古樸鄉村的原風貌，又可具有現代化意義。

今天，國家與香港正做緊密的合作工程，「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新界北發展」、「禁區的開發」等。相配套的，就是新界的土地供應，新界鄉議局將面臨的新課題，是必須作出開創和革新，誠如新界鄉議局第34屆的口號「承先啟後，自強不息」。今天面對這些新形勢的挑戰，該如何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

筆者認為，新界鄉議局是世界上少有的代議政治與血緣共生的產物，是中國人以家為核心的典範。呈現原居民傳統文化，同性聚居，以血緣、親情為主導，氏族關係為紐帶而成立的，局內的成員有部分是父子、父女關聯，這不就正是中國傳統的大祠堂，像我們呼吸一樣來得自然。

新界鄉議局是西方的制度移植到東方，融合得最好的一個機構。



■新界鄉議局外貌。 作者提供

蟋蟀

己住得更舒適。蟋蟀的住宅大概九吋深，一指寬，穴口用草覆蓋。俗話說，兔子不吃窩邊草，蟋蟀也一樣，穴口的草牠們再餓也不用來果腹。

蟋蟀也叫促織。古人認為布谷鳥的叫聲是催人耕種莊稼，蟋蟀叫聲是催促婦女早起織布。南宋詩人陸游的詩句「布谷布谷能勸耕，促織促織能促織。」淺顯易懂，便於成誦，在老百姓中流傳甚廣。「蕭蕭梧葉送寒聲，江上秋風動客情。知有兒童挑促織，夜深籬落一燈明。」葉紹翁的《夜書所見》，寫兒童挑逗蟋蟀的無窮樂趣，反襯了作者獨自在外的淒涼心情。我小時候經常逮蟋蟀，放在瓦罐裡看牠們打鬥。在我們老家，蟋蟀有個俗名，叫「土車子」。那是因為蟋蟀的外形非常像老家的木推車。蟋蟀喜歡在家裡的灶台上活動，爬過來爬過去，好像是在尋找鍋台上的殘渣剩飯。實際上，蟋蟀主要食物是吃草。陳方圓在《前門情思大碗茶》中唱道：「一蓬衰草，幾聲蝓蝓兒叫……」蝓蝓兒，也就是蟋蟀，無論是在青草叢中蹦跶，還是在衰草叢中唱歌，它都是歡樂的。蟋蟀餓了就去找吃的，吃飽了再去找地方當唱歌家。客廳、臥房、房頂、屋樑，與人為鄰，縱情高吟。

蒲松齡寫過一篇筆記小說《促織》，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官府橫徵暴斂，地方民不聊生，從微糧到徵物，無不體現着民生之多艱。成名的兒子不小心把獻給官府的小蟋蟀弄死了，嚇得自盡而亡，後來化為一隻勇猛的小蟋蟀來化解家裡的危難。化身的小蟋蟀敢和雞鬥，一鬥成名天下知，皇帝老兒多賞賜。成名死了兒子換來富貴，事件就是這麼諷刺，這樣的皇帝早晚会成為亡國君。

蟋蟀亡國，這樣的事兒還真有。賈似道是宋理宗、宋度宗兩朝重臣，此人有一項特殊愛好，那就是鬥蟋蟀。他正事不幹，每日與群妾打成一片，變着花樣鬥蟋蟀。鬥得次數多了，經驗異常豐富，成了鬥蟋蟀界的頂尖人才，有專業著作《促織經》問世。有這樣不敬業的宰相，南宋不亡就是沒天理。南宋亡國，還有別的歷史原因，即使沒有蟋蟀，賈似道也會去鬥雞走狗，小小的蟋蟀是沒有罪過的。蟋蟀善鬥，鬥得精彩紛呈。古往今來，蟋蟀愛好者那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蟋蟀

個頭小，食量也不大，參加比賽的蟋蟀要體重相當，需要特殊的秤稱重。一些蟋蟀主人為了贏得比賽，會給蟋蟀們吃激素。吃激素在體育運動員中是不允許的，在蟲界卻沒有限制，不知道蟋蟀們喜歡不喜歡激素的味道。

北京人喜歡鬥蟋蟀，鬥成了一種京文化。我認識一個北京鬥蟋蟀深度愛好者，他把《促織經》中的經典橋段背誦了個滾瓜爛熟：「若夫白露漸旺，寒露漸絕，出於草土者，其身則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則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必劣。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而黃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別看賈似道不是正面人物，他的著作卻被後人奉為寶典。不得不說，賈似道的人品雖差，文字水平卻不低。

北京人愛鬥蟋蟀，北京的蟋蟀卻不聞名。山東的寧津，自古以來就是蟋蟀之鄉。來寧津買蟋蟀的客戶，開着寶馬車的大有人在。養蟋蟀，在當地成為一種產業。養出好的蟋蟀品種，也有一夜暴富的可能。在蒲松齡筆下，為了蟋蟀，能鬧出人命。當今社會，不會有這種弊端，卻有不少蟋蟀玩家玩起了賭博遊戲。好在，鬥蟋蟀的場面雖然激烈，不會太壯烈。狹路相逢勇者勝，勝利的蟋蟀雄赳赳氣昂昂，戰敗方則灰溜溜氣鼓鼓。不過，很少見到蟋蟀掛紼。這是蟋蟀的生存智慧，鬥不過不硬上，退一步海闊天空，絕不會為了人類的私慾去做拚命三郎。

在中國，蟋蟀們是幸福的，愛好者們大都當寶貝養着。聽說，國外有專門的蟋蟀養殖場，大批量生產不是為了鬥蟋蟀，而是用來做成美食。本是活蹦亂跳生，一朝變為盤中餐，好可憐的蟋蟀哦！我家的蟋蟀不會這麼悲慘的，我把牠們當成貴賓對待。想唱就唱，想歇就歇，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牠們是一群自由的小精靈。



■蟋蟀 網上圖片

獨家風暴
呂書練

華商和華人文化

我跟隨的星馬團主要是考察工商業，但我還是特別留意當地的華文文化和教育，除了個人興趣外，其實是受到大馬旅港華商林順忠先生的影響，他在退休之後一直身體力行地推動華文教育和文化交流。

林先生是南洋大學早年畢業生，也是南大香港校友會會長。他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由新加坡南順集團派來香港協助拓展業務，八十年代出來創業前是香港南順集團董事總經理，既見證了香港半世紀的政經風雲變幻，也參與改革開放後的內地經濟建設，包括參與創立內地第一家中外合資新型精煉食用油廠——南海油脂，並協助國企打造多個知名食用油品牌。

事業有成之後，林先生不忘回饋社會。除了熱心資助大馬華文教育外，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就與兩位摯友成立「甘李林獎學基金」（其中甘尚武博士月前以一百零二歲高齡逝世），用於資助廣東信宜市每年考取全國名校的學生完成本科學業，至今已有六十多名學子受惠。

我是在年初為一個項目做訪問時認識林先生的，旅港半世紀，卻認錯南洋人的謙和。之後他邀請我出席由他贊助的南洋大學

校友文化交流會及其講座，喜見一批星馬知名文化人，令我對當地華人及其文化略有了解。

不但如此，林先生還連續兩年贊助由中文大學和前文提及的三間大馬民辦大學學院合辦的「馬港學生文化交流之旅」，讓兩地共三十八名大學生交流兩周，互相見識和了解對方的文化和歷史。除經濟支持外，年過七旬的林先生還協助籌劃和親自出席部分活動，分享經驗。

我在其中一場活動中見到多位大馬同學，表現興奮，有位南方大學學院新聞系同學更即席作詩表達感受和感激，他也主動跟我這位媒體前輩交談，分享對熱門話題的見解。

從小受華文教育的林先生對當年有機會上南洋大學深懷感激，他多次不自覺地跟我提及母校及其創辦人陳六使，以及大馬華商在保留華族文化方面的努力。而上述三間民辦高校正凝聚了當地華商的心血。

內地近年也興起傳統文化熱，精深博大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經過不同的歷史階段發展和地域融合後，已呈現出多元特色。然而，在中華民族復興這條路上，於東南亞具強大生命力的大馬華商及其華人文化顯然不該忽視。

（星馬行完結篇）

七夕節我們曬什麼

——在節日被過度消費，節日原本的意義多數被曲解的當下，「情人」也從相親相愛的伴侶變味成曖昧隱晦的對象。傳說中的牛郎和織女是因為身份懸殊下的相親相愛，而被權貴的力量強行分開，各自在銀河的兩端遙遙相思，這才有了每年只能相見一次的鵲橋會，若是他們知道自己的愛情故事在幾千年後催生了這樣一個味道異樣的節日，恐怕也要哭笑不得吧？

網絡上的段子不值一提，但文化學者胡野秋先生在網絡視頻中對七夕節的解讀卻頗有意思，很值得一看。胡野秋先生提到的七夕這天除了被演變成變味的「情人節」之外，還是一個充滿了文藝味兒的「乞巧節」，是民間傳統的屬於女子的節日，這兩項節日的內容倒是廣為人知的。但這天還有較少人知道的一項內容是，自漢代開始，從皇宮到民間就有了曬衣的習俗，後來慢慢演變成了宦官人家炫富鬥富的惡劣風氣。據說在七夕當天，富戶們爭相曝曬衣物，滿街皆是綫羅綢緞，光彩奪目，看得人是眼花繚亂。如此一來，「曬」的最初意義即慢慢失落。這種「曬」不禁令人聯想起當下的一些「富戶」，尤其是「二

代」們，不管是不是節日，通過各種平台晒奢侈品的，直接晒鈔票的，深夜在馬路上非法飆車黨的……舊時今日，時代變了，人未變。

富人晒富，文人「曬」書——胡野秋先生說古代文人在七夕節也曬，除了曬真正的書本、字畫，還有幽默的才子愜意地躺在太陽地裡曬肚皮，在陽光下曝曬自己的滿腹經綸。由此可見，七夕真的是「情人節」，是詩情畫意的「情」，能在這天曬書、曬肚皮過節的人，是充滿了浪漫主義情懷的人，他們在過真正的「情人節」。

作家霍達在《穆斯林的葬禮》中寫了這樣一句話：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獨不應該失落自己。而從古到今，人其實最容易失落的正是自己。短暫的人生中，更多的人是在為自己無關的一切活着，活着的過程裡都在晒，晒自己擁有的財物，晒自己擁有的權勢，甚至晒自己附屬的身份……沒有哪一樣和自己有關，沒有哪一樣和自己的靈魂有關。

如果有一天，再過七夕節的時候，能夠看到大家都在曬書、曬肚皮，那麼，那些失落的自己就回來了，真正的「情人節」也回來了。